

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声音 大型全媒体考古系列报道之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考古

太行风

易水福长

段宏振

段宏振

段宏振

一 易水河畔的远古村落

二 历史记忆深处的面容

三 物质家园与精神世界



面具

玉器



出土陶器

易水河东流到北福地村南一带时,河水挣脱了山石的拘束,河谷突然展宽,变得舒缓而平静。这里地处低山丘陵与平原过渡区域,亦即太行山脉东麓与河北平原的接壤地带。易水北岸的高台地上种满了玉米、棉花、谷子等大秋作物,摇曳的高粱穗后面露出一片红砖房舍——小山村北福地。

易水河畔的远古村落,小村的土街上静寂无声,黄牛安卧在轱辘井旁的树荫下悠闲地咀嚼着,村头野地里偶见妇女们忙碌的身影,她们在整理棉花、锄草、放羊,而男人们大多到附近的城市打工去了。村南的二级阶地上就是古文化遗址的丰富区,站在遗址区向南眺望易水,河滩里茂盛的杨柳林掩映住了河水的柔姿。一路缓坡下到河边,河水平缓向东流淌,向下15公里即是著名的燕下都遗址,北福地遗址还要更古老,这是一处史前时代的遗址,探寻数千年前遗址正是考古队此次发掘的主要目标。

北福地村的村民被考古队聘用为挖掘工人,他们很乐意做这份被他们称之为“挖宝”的工作。第一锹土被铲起来,平静的表土被唤醒了,地下新鲜的土层跳跃在秋天明媚的阳光下。发掘面积随着秋风渐凉树叶枯黄而渐趋扩展,北福地遗址的性质与面貌也逐渐愈来愈清晰凸显,丰富的地下遗迹遗址在考古队员手中的小铲接生下纷纷落地。方形半地穴式房址中堆满了陶器和玉器,室内地面中央保存完好的红烧土灶面,还泛着新鲜的红红色泽。十几座房址组成了一处定居村落,村边还设有祭祀场所。村民居住在半地穴房屋里,使用石器和木器工具从事农耕,利用泥土烧制陶器,房前屋后留下了他们的生活痕迹。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精致的玉器和栩栩如生的陶制面具。房址中出土的木炭标本测试结果表明,遗址的年代距今约8000-7000年,与冀南地区磁山文化的年代相当,均属于远古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

现代民居交相辉映,远古村落遗址与现代村落区域部分重合,数千年之隔的村民生活竟然和谐契合:他们在台地上种植谷物,在房前屋后养殖家畜,在山坡上采集山果,在河边捕鱼捉蚌,在村中的庙宇前祭祀或看戏。数千年间巨大的差别主要在于金属器具、机械装置和电力设施,以及吸引村民打工的工厂与城市,但土地与河流依旧,播种与发芽依旧,收获与喜悦依旧。

北福地遗址考古发掘全部完工之后,一处大规模的古村落遗址展现在眼前:房址遗迹布局成排,出土的石器和陶器成堆。俯瞰整个考古发掘区,令人不禁感叹:此地空余废墟址,村民不知何处去?

随着新鲜而柔和的光泽。用软毛刷子仔细地拂去细土屑,面具就像刚刚梳妆过的女人面容,鲜亮地跃入我们的眼帘。我们惊奇地凝视着她,而她也安详地与我们对视,神态自若。她目光宁静而平和,但安详之中带有一种高傲和漠然,流溢散发出一种与自然浑然一体,而与现代迥然不同的远古生活气息。我们对视着,相隔八千年的目光试图互相传递信息,尽管存在交流的困难,但我们在努力尝试着读懂她。同时,我们企盼着更多的面具露面,有一段时间发掘工地上的考古队员和发掘工人都在絮语连连:面具……面具……面具!也许是我们的呼唤有所感应,完整的面具和大量面具残片相继出土,每当一块比较完整的面具刚一露面,人们便立刻欢呼着围拢过来,先睹为快。

然而,相较于陶面具的性质及功用,面具本身所刻画的内容可能更具有意义。那些直接摹拟人面的面具,其原型到底是来自于作者的家人、邻居,还是雕刻者本人?周边熟识之人的面容早已烙印在脑海里,而本人的面容也许要从盛满清水的陶盆中,或者到易水河畔一处平静的河湾中,来俯首仔细端详了。无论怎样,易水河的清水曾映照过北福地远古居民的面庞,他们的面容应该是安详而自然的。

特殊的肖像,虽然有些粗糙和失真,但毕竟保存了易水古人面容的若干信息,因此才能让我们今天与他们对视。陶制面具的质地并不细腻,面部细节的刻画也没有严格写实,但正是这种近似写意的风格,将人面部的一些精气神儿描绘出来,那是一种今日无法复制的远古朴素之韵,这也正是易水古人面容的精髓所在。

复原物质场景是考古学研究的一项基本途径——如果走进北福地遗址的一座复原房屋,其现场景象大概是:房屋的主结构使用木材,四壁及中央均设有立柱,土质墙壁与地面,但地板经火烧烤成结实硬面。房间的正中央设置火塘,周围铺设草席、麻织片和兽皮,墙角一带布满炊事和食事的陶器,墙上挂着石制和木制的各种工具或武器。

发掘完毕最终清点,各种陶器、石器、玉器、小石雕、水晶等多达90余件,其中尤以精制的玉器最为引人注目。玉器有块和匕形饰两种类型,打磨精细,光洁温润。制造这些精美玉石器的双手,如果给予先进的材料,想必也能制作出先进的物品。

然而,关于祭祀场的考古解读不应仅仅局限于此。那些祭器或祭品之中,有许多即出自附近的房屋之中,或是某些居民心爱的随身佩物。这些珍贵之物本是他们物质家园中的构成元素,然而一旦在祭祀仪式中被奉献与埋藏,它们便转变为通灵的圣物,一种沟通现实家园与精神世界的媒介和桥梁。因此,如果想窥探易水古人的精神世界,祭器与祭品或许比房屋遗址内的石器和陶器更具有助力。这些祭器集中了时代物质财富的精华,北福地远古居民将其慷慨而庄重地奉献,应是发自于一种虔诚而坚定的信仰。

一种易水流域新颖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并且是后代燕文化的重要渊源;一批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史前宗教性质的陶制面具;一座保存基本完整的史前祭祀场地等……

易水文化之河却源远流长,北福地遗址正是易水文化长河的上源,由此开启了一条地域历史文化长廊,这支地域文化后来成为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福地遗址考古的文化意义正在于此,也正因此被列入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易水地理距离虽短,但易水文化之河却源远流长,北福地遗址正是易水文化长河的上源,由此开启了一条地域历史文化长廊,这支地域文化后来成为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福地遗址考古的文化意义正在于此,也正因此被列入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易水河畔北福地遗址考古发掘的收获是重要而多层次的:一处比较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

一种易水流域新颖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并且是后代燕文化的重要渊源;一批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史前宗教性质的陶制面具;一座保存基本完整的史前祭祀场地等……

「美育课堂」纠偏艺术考级

张立美

体育提分、美术纳入中考……新时代学校美育与体育该如何教?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建议,推动学校美育与体育协调化共同发展,推动博物馆、美术馆成为学校的“美育课堂”,同时取消小学生各种艺术考级等考试。(3月5日《文化艺术报》)

其实早在去年,全国政协委员、指挥家李心草,就提交过一份“调整音乐考级方式或取消音乐考级制度”的提案。站在艺术教育视角,这些专业人士提出取消艺术考级有其合理性。从中小学生学习艺术考级现状来看,确实已经变了味,种种乱象的确令人忧心忡忡。青少年艺术学习、艺术考级越来越呈现出“功利化”和应试的趋势,违反了艺术教育规律,背离了艺术教育初衷,导致艺术考级证书无法真实反映中小学生学习艺术素养的高低,考级一事日渐式微。

首先,不少中小学生学习艺术水平等级考试,并非出于“爱艺术”“好这行”,而是有着明显的功利性,大多是因为家长在内卷焦虑下,为了让自己孩子也多多拿得出手的资本,以便在升学招生、社交中争取竞争优势,“学艺术为考级,考级为拿证”成为不少中小学生学习艺术课程的原则和目的。

其次,功利性考级诱导不少艺术教师和艺术类培训机构在日常教学中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为求速成和“跳级”,选择花费大量时间和学生一起打磨考级题目的应试套路,甚至有的艺术类培训机构直接把考级教程作为教学大纲,音乐教学内容只局限于几道考级曲目,对其他音乐作品几乎不闻不问。这种单纯以考级为目的的功利性艺术教育,将原本生动活泼的艺术学习、艺术创作演变成了流水线加工厂。这在客观上不仅严重禁锢了中小学生的艺术想象力、创造力和天性,而且可能引起孩子对艺术学习的排斥感。

同时,很多培训机构抓住考级制度不完善的漏洞大做文章,现在社会上充斥着名目繁多的考级证书,大到国家级的、小到俱乐部的,可最终证明学生的水平,教育部门也不认同,某种意义上讲,是加重了家长的负担,浪费了孩子的时间。

但也有专家认为,艺术教育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人的美好心灵、陶冶情操具有重要作用。中小学生学习艺术水平等级考试,可以引导孩子从小接受艺术教育,学习艺术知识,提高艺术素养,也是对中小学生学习艺术水平的一种检验,是艺术学习的一种动力和手段。

因此从促进青少年艺术教育角度说,直接取消艺术考级未必是首选之策,关键是要对艺术考级制度进行大改革。比如,应当设置考生最低年龄限制,禁止低龄少年儿童参加艺术考级。要严格规范艺术考级专业设置,进一步促进艺术考级瘦身。要强化监管体系,透明艺术考级过程,严禁艺术类培训机构成为艺术考级定点机构,斩断艺术考级背后的利益链。

真正想提高孩子审美情趣的家长,也大可不必在死磕考级曲目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应该接受更系统更科学的学习和训练。艺术类培训的目的并不应该锁定在考级上,而是应该提升学习者本身的艺术素养,培养孩子的自信心,让生活多一份情趣,多一份魅力。

(本版图片均由段宏振提供)



扫描二维码,收看精彩视频

